

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13年曾做过相关统计,截至当年,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%左右,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%,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。

12岁少女毒杀童年唯一玩伴,谁之过?

2015年6月10日下午,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一个名为界牌的小镇上,两小姐妹在放学路上被人投毒致死,后经警方调查,凶手是镇上12岁的留守女孩陈晓雯。

陈晓雯有着典型的留守特征,孤僻怕生,极度不爱说话。杀人的动机,在成人看来,不过鸡毛蒜皮之事,但在这个无人分享心事的女孩儿心里,杀死对方,是她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。

毒可乐夺走两条性命

银瓷完小学六年级老师黄婷婷怎么也想不明白,究竟是什么让她的学生陈晓雯把老鼠药混进了可乐瓶,然后递给了几乎是整个童年唯一的朋友。

6月10日下午五点多,班上学生汤晓霞倒在离学校不足一公里的山坡草丛中,当场死亡,她的妹妹汤溪林倒在不远处的路边,被村民发现紧急送到卫生所,抢救无效死亡。

黄婷婷和学校另外几位老师很快配合当地警方,寻找案件线索。

黄婷婷第一时间找到陈晓雯家,当时她想两个孩子平日形影不离,或许陈晓雯能给警方提供些信息。

黄婷婷记得,推开陈晓雯的家门,正和两个妹妹玩耍的陈晓雯从里屋走出,看不出什么异样。

“知不知道汤晓霞姐妹出事了?”黄婷婷问。

“放学后汤家姐妹被两个大孩子、男孩带走了,剩下的就不知道了。”陈晓雯答。

黄婷婷对此深信不疑,她觉得这是有效的目击线索,就带陈晓雯去了镇上的派出所。

接下来流传出两个版本的案情,一是两姐妹吃下在垃圾堆中捡的食物,中毒身亡;二是两姐妹被两名年龄稍大的男孩哄到山里,喝下有毒可乐后身亡。

后经衡阳县警方证实,两种说法都是陈晓雯编出的谎话。

黄婷婷一直陪在陈晓雯身边,一直到案发后第三天,陈晓雯亲口说出,两姐妹是被下了药的可乐毒死,那瓶可乐,是自己递给她们的。

女孩毒死的是唯一的朋友

在黄婷婷的班上,汤晓霞和陈晓雯算是特殊的孩子。

汤晓霞的家原本在十多公里外一个山村,因为村里没有小学,一家人就搬到了界牌镇上住。

父亲汤和平天不亮就要去别人的工厂上工弹棉花,农忙时还要赶回来打理家中的七八亩田地。

母亲是智障人,在镇上捡垃圾度日,能给两姐妹的照顾仅仅是把饭弄熟,所以两姐妹几乎是银瓷完小学最脏兮兮的孩子。

或许是受母亲影响,13岁的汤晓霞头脑也不是很清楚,六年级了,10以上的加减法算不出来,汉字只能对着课本抄写有限的几个。

陈晓雯的情况更为复杂,12年前,母亲挺着大肚子嫁到镇上,3个月后陈晓雯出生。这个不属于陈家的女童8岁时,母亲离家出走,自此再也没有回来过,留下晓雯和两个妹妹跟爷爷奶奶生活。

父亲陈友生常年在外打工,只会在春节在家待上几天。陈晓雯自小不爱说话,但也不惹是生非,在邻里的印象中,这孩子脾气古怪,不怎么理人,自顾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有时汤和平见陈晓雯找女儿玩,但见到汤和平,陈晓雯从不打招呼。

同样惨淡的童年,让两人自小成了好朋友,汤和平说,女儿从一年级就和陈晓雯一起玩,是自小长到大的朋友。

在学校,年龄相仿的两人也是彼此唯一的陪伴,接手班级一年了,黄婷

婷几乎没见陈晓雯同汤晓霞以外的人说过一句话。

因“背叛”动杀机 提起父母激动喊“恨”

在班里,两个人成绩一直倒数第一和第二,都没什么朋友。跟彼此之外的世界,也并没有太多交集。

黄婷婷刚接手班级时,试图走进两个孩子的世界,轻声细语地找她们谈心,收效甚微,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年轻老师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,打开两个孩子的内心。

在两个孩子的世界里,汤晓霞唯一比陈晓雯多的,就是她智障的母亲。

小孩子之间有些小摩擦在所难免。汤晓霞从小的处理方式就是,跟自己智障的母亲求助。而母亲的解决方法也简单,追着陈晓雯掐几下,拧她的耳朵,或者言语不清地骂上一顿。

陈晓雯84岁的爷爷陈一丰是个暴脾气,常常是汤晓霞的母亲找过来闹一顿,会骂孙女几句,有时也会打一顿。除此之外,这个儿女常年不在身边高龄的留守老人,并不知道怎么去教育这个实际上跟自己没有血缘的孩子。

在陈晓雯对警方的供述中,此次投毒的起因,也是汤晓霞跟她的智障母亲告状,对方掐她耳朵,弄得她“好痛”。

通过有限的词汇,陈晓雯叙述了她唯一朋友“背叛”自己的愤怒,也冷静地说出了从20多天前买毒、藏毒、投毒的全过程。

但与“杀人”的冷静相比,审讯过程中,陈晓雯激烈的情绪表达,都出现在询问她父母情况的时刻。

黄婷婷说,前后都很平静,警察问,她答,没有什么异常。但每当问到她的爸爸妈妈,陈晓雯会突然哭喊,尖声叫着“不要提他们,我恨他们。”

对于5年前出走杳无音讯的母亲,她抗拒得更加明显,“我没有妈妈,她早就死了。”

(据新华网)

犯错孩子的未来 究竟在哪?

参与审讯,是陈晓雯第一次到县城。“啊,原来城里路边都有灯,这里的马路真宽真平……”从界牌到衡阳县不过50几公里,却是陈晓雯从没见识过的世界。

办案民警请陈晓雯吃过一次肯德基,这个话不多的女孩在抿了一口甜筒后笑了出来,“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”

民警们既痛心又无奈,虽然未到年龄,不必承担刑责,但依照规定,陈晓雯会被送到省里的少管所待上至少3年。3年之后,孩子的出路在哪里,无人知晓。

一位民警说,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,只有不好好教育的家长。自己接触的青少年犯罪各个类别都算上,每个犯错少年的背后,都有一个存在问题的家庭。

湖南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未成年案件审判工作的法官表示,从严格意义上说,“留守儿童”的概念本身就有非法嫌疑,因为严格说来,父母不在孩子身边,本身就是失职。

这个法官经手的案件,均是涉及未成年人严重刑事案件,但他对于这部分孩子却充满深刻的同情,“很多情况下是成人世界的失职,才催生了未成年犯罪。”这位法官说,“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,更何况是孩子。如果一个孩子选择杀人,在幼小的心里,该是积蓄了多少发泄不出的痛苦和压抑。”

但在现阶段看来,生而不养,是中国乡村最无奈和最难改变的一个现实。

改变这一现状,目前看来,困难重重。另一层面,因为相关法律和社会机构的缺失,涉罪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。

按正常程序,涉罪的孩子会被送到少管所。但几年的少管所生活对于改写这部分孩子的人生,目前看来正面意义微乎其微。

陈晓雯的父亲至今不知道女儿杀人的事情,从年初离开家之后,年迈的父母并没有接到过儿子的任何消息。凌凤英说,媒体报道孙女的事情之后,她曾接到过一个女人的电话,凭声音她觉得那人可能是晓雯的母亲,但是那个电话很快挂断,至今再未响起。

而陈晓雯,没人知道她未来的路该如何走。

(据新华网)

没人告诉他们,什么是对与错

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
2012年4月13日,同样是衡阳县,12岁的留守少年小岳因为琐事先后杀死表弟、表妹和最疼爱自己的姑妈,引发舆论对留守儿童极端犯罪的忧虑。

2014年2月18日晚,湖南娄底,14岁的留守少年肖明用刀刺死了来网吧找他的父亲。

肖明在小学时期曾是模范留守儿童,步入青春期后,开始沉溺于网络世界。他信奉暴力,也混迹进入了当地的少年江湖。春节期间打工回家的父亲同样相信暴力才能管教愈发不听

话的儿子。但肖明对于父亲的第一次反抗,便以父亲的生命作了结。

2014年4月11日深夜,江苏泰州,14岁少年薛毅用铁榔头砸脑袋、刀刺、毛巾塞嘴等方法将父亲杀害,然后骑电动车逃离,直至父亲尸体腐烂发臭、邻居报警才最终被警方控制。

除去家庭矛盾引发的留守儿童或少年犯罪问题,因为缺乏必要的陪伴和关爱,许多犯罪的孩子并没有辨别法律红线的能力。

2014年8月12日,四川自贡,13岁的留守少女苗丹误将邻居3岁女童撞倒,慌乱之下将女童扔入粪坑,致其

死亡。接受审讯时,苗丹只是反复哭着说害怕,说怕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“赔很多钱”,才选择抛尸。

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

杀死姑妈三口的少年小岳,在把尸体简单藏了一下之后,自顾自地去网吧上网,接受审讯觉得疲惫之时,这个在当地最好学校读书的模范少年跟民警认真地问,“我明天可以去上学吗?”。

民警表示,在这些案子里,孩子对于生命、犯罪、法律全然没有概念,换言之,在最该被好好教育的年纪,没有人告诉他们,什么是对与错。

(据《新京报》)